

# 定做衣櫃

家裏缺個衣櫃，我想着去一趟傢具城就可以搞定了。我對了一半，如果去宜家，可能可以，但是我偏偏去的是德國傳統傢具城。

第一次去現場沒把衣櫃買回來，我並不感意外。傢具城裏到處都是樣品，一切都需要定做，不存在我想像中的「倉庫裏拿一套新的出來」的概念。好吧，那就定做吧。而設計師並不是隨時有空當下就可以操作的，那是需要和他們預約的。

一周過去了，來來回回我發了三四封e-mail，總算約到一位專管臥室部的設計師。聯繫等待的這些日子裏，遲遲收不到臥室部設計師回信的時候，我忍不住找了同一間公司以前給我們造過廚櫃的設計師，希望他可以幫我們把臥室衣櫃預訂了。這位大叔倒很快便回信了，說我們各自管各自的專攻傢具，我可以給你設計衣櫃，但只怕是個災難。

這位大叔熱心地幫我們找了一位臥室部的同事，我們很快便見面了，開始討論衣櫃的設計。我想得很簡單，三米的牆，做一個高一點的衣櫃，選個顏色選個設計，不是很容易麼？

接待我們的是位德國大爺，戴個金邊眼鏡，不緊不慢的樣子。他先給我們推薦了一個德國品牌，說這個品牌質量好選擇多也很受歡迎。我說好，那就做個三米長的衣櫃，高度和寬度都按照標準尺寸就行，顏色嘛，淺灰。

大爺慢悠悠地坐下來，對着電腦登陸他的公司賬號，然後拿過我手中的公寓平面圖，開始在電腦上畫平面圖。他仔細地看着平面圖上每一個尺寸，一點一點地把立體的空間模擬圖畫出來，細節也完全不漏過，比如說窗戶是落地窗還是一半的，窗戶能打開的部分往裏需要



柏林漫言  
余逾

多大的空間……畫完了，他托着下巴說：「嗯，三米長的櫃子，這個牆總長三米多一點點，做滿了在視覺上很有壓迫感。」

「那就做兩米五，兩米七？」  
「這樣，我給你把最靠門邊的這個部分『削掉』一個角，這樣這個位置也利用起來了。」

「『削掉』一個角？不大好看吧？」  
大爺起身招呼我說，來，我帶你去看看。我們走到一個『削掉』角的櫃子面前，我很確定地說，我不喜歡這個設計。

「但這是省空間的做法，可以利用好那面牆所有的位置。」大爺耐心地給我解釋。

「那就三米吧，我覺得可能壓迫感也不會太嚴重。」

「不不不，你聽我說，有時候你想像的跟現實是有差距的，這點上你一定要信任你的設計師。」大爺很堅持。

「但是我確實不喜歡這個被『削掉』的角。」

「沒關係，你回去『消化』一下這個概念，可能是以前沒想過要這麼做，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大爺也不着急但語氣卻依然很堅定。

我一時之間不知道說什麼好，心中在吶喊着「這是我的衣櫃，我可以自己做主麼？」顯然，在德國的傢具店裏，並不是這樣運作的。

大爺根本不急着讓我下訂單，讓我回去考慮考慮多看看，過兩周再跟他約時間再聊聊，再預訂。

於是，現在已經一個月過去了，我的衣櫃還無影無蹤……這便是德國的服務，他們的堅持在於做他們認為對客戶最好的決定，毫不退讓。這着實讓我哭笑不得。



文化什錦  
姚文冬

和普通的用心牽念不同，作家是用筆描繪、拆解、重塑故鄉，同時故鄉也成就了作家，就如旅美作家張惠雯所說，故鄉是她寫作的「富礦」。

女作家遲子建將故鄉比作流淌在血管裏的血液，是上天賜予她的愛人，她認為，「沒有大自然的滋養，沒有我的故鄉，也就不會有我的文學。」對於這種認識，蘇童更是「推波助瀾」，他說，「大約沒有一個作家的故鄉會比遲子建的故鄉更加先聲奪人」。遲子建出生於黑龍江畔的北極村。在這個處於中國最北端的小村莊，我曾尋找到作家出生並成長的宅院，一正一偏兩棟房子，偏房是小木屋。作家離開北極村後，這座簡陋的宅院置換給了鄰居。或許她並沒珍惜那座簡陋的房子，但在喜歡她的讀者心中，那就是《北極村童話》。

一個人離開故鄉，故鄉便成為名副其實的故鄉。但是，遲子建還有更廣闊的故

# 作家與故鄉

鄉，那就是整個大興安嶺，整個東三省。沒有這片黑土地，就沒有她的《白雪烏鴉》《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候鳥的勇敢》等作品。

蘇童如此羨慕、推崇遲子建的故鄉，是否因為他的「香椿樹街」，是一個虛擬的故鄉？我想不會，因為蘇童說過，每個作家跟每個人都一樣，他一生真正擁有的其實也不過是一個村莊，一條街道，甚至一片屋頂。把香椿樹街經營好了，就是把自己的文學世界經營好了。香椿樹街物意義上只是一條狹窄的小街，但從化學意義上它無限大，比廣袤的東北黑土地要更遼闊。熟悉並喜愛蘇童的讀者，都把香椿樹街當成他的故鄉，即便是不同的小說，從字裏行間，也都散發出同一種氣味，那就是來自香椿樹街的氣味。

張惠雯的故鄉是河南一個小城，從她十七歲去新加坡，十五年後再去美國，轉眼又是十一個年頭，她在國外的時間早已超過故鄉，但她還是在寫故鄉的故事。張惠雯說：「故鄉就和母語一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裏鐫刻最深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潛意識。」這彷彿揭開了一個謎，那就

是，為什麼那麼多作家一直在書寫故鄉，即便故鄉無論從空間、時間看，都已距他十分遙遠。「母語」一說，使我大為觸動，母語就是我們呀呀學語時的故鄉方言，以後無論走到哪裏都不願扔掉，即便普通話、外語講得再好，也都會不經意地帶出口音來。因而，作家張煒也說：「故鄉真是一種怪異的存在，對於生命來說，它很神秘。它既是物質生活的原初，又是精神生活的根據地。」

余華彷彿是在踐行這句話。他的故鄉，浙江海鹽這個南方小城曾發生的故事，給他幾十年的文學創作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是他成長的原始助力。余華說過，故鄉是讓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一旦決定要開始寫作，他就會回到故鄉去。

這裏的「回到故鄉去」，應理解為兩層意思，一層是「物質生活的原初」，也就是海鹽小城、煙雨江南，他要回到那裏去寫作；另一層就是「精神生活的根據地」，也就是《文城》，也就是福貴、許三觀們生活的地方，要把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安置在故鄉。

# 新偶像鼓舞新一代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周一晚上和幾位朋友在尖沙咀一家酒樓一邊吃飯，一邊觀看電視直播東京奧運花劍決賽，二十四歲的香港劍手張家朗對意大利名將加羅素，比賽扣人心弦，不僅因為雙方高手過招令人眼花繚亂，更因為張家朗在本屆奧運比賽成績已經創造歷史，可能再次創造歷史，當加羅素連追四分至九比十，張家朗僅領先一分時，氣氛好像突然凝固，所有人都緊盯電視屏幕，最後一劍，張家朗頭盔的綠燈亮了！飯局所有人都情不自禁振臂大喊「香港贏了！」酒樓大廳也傳來一片歡呼聲。執筆前一分鐘，女飛魚何詩蓓在女子一百米自由泳以小組第二名進入決賽，再次「叫胡」，她在前一天女子二百米自由泳歷史性奪得一枚銀牌。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本屆東京奧運會金銀滿屋，寫下歷史新一頁！

連日本來港到處一片喜氣洋洋，全城振奮，大公報、文匯報推出網絡版號外，恆基兆業第一時間透過電視台表達祝賀並送出五百萬及二百五十萬元獎金給張家朗和何詩蓓，張家朗還獲母校林大輝中學獎金二百五十萬元，港鐵、九巴等機構也紛紛推出各項獎勵。港人以張家朗、何詩蓓為驕傲，也充滿熱情地為一眾港隊運動員江旻德、杜凱傑、鄧俊文和謝影雪等打氣加油，特別是女劍神江旻德在八強止步，令很多「江粉」深感失望和惋惜。何詩蓓今日決賽有望再奪獎牌，而稍後另一項港隊爭牌大熱李慧詩將出戰單車賽項目，預料將在全港掀起另一波奧運熱潮。

香港人已經很久沒有這麼開心高興了，我們熟悉的香港又回來了，這就是奧運的魅力、奧運獎牌的魅力。張家朗奪冠、何詩蓓摘銀，整個中國香港代表隊士氣大振，信心大增，這一刻，所有



▲張家朗（左）和何詩蓓在東奧奪金摘銀。



香港人都覺得與有榮焉。受「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壓抑了兩年的香港市民終於有一個釋放心情的好機會。在酒吧和酒樓，在設有大電視機直播奧運比賽的各個大商場，每當香港運動員出場、得分或勝出，觀眾都會拍掌歡呼甚至大喊大叫。連特首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也暫停會議，觀看張家朗、何詩蓓決賽的電視直播，為他們打氣，分享他們力克對手奪取奧運冠軍和亞軍的巨大歡樂。感謝張家朗、感謝何詩蓓，感謝所有參加東京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你們的全力拼搏和卓越表現，不僅給香港帶來久違的歡笑和喜樂，更為香港社會修補撕裂、重新團結出發帶來契機。

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夕，國際奧委會第一百三十八次全會在東京表決通過，將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之後，加入「更團結」，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東京奧運會開幕式致辭時指出，「奧運會將連結世界，我們總是因為團結而強大」，他強調「只有團結一

致，才能應對重大挑戰」。經歷前兩年社會嚴重撕裂之痛，連日來所有香港人一齊為港隊健兒打氣，一齊為在奧運會上奪冠摘銀的英雄歡呼，證明奧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團結」非常有意義。

周一晚上的飯局話題離不開張家朗奪冠，席間有人認為張家朗這塊金牌非常及時，是給香港沖喜，預示香港否極泰來，眾人咸表認同。而何詩蓓奪得銀牌，增強了香港「轉運」的感覺。張家朗與何詩蓓共同創造香港歷史新一頁，已經成為新一代香港人的偶像，他們勇於拼搏、永不放棄的精神和登上奧運頒獎台的英姿，必將大大鼓舞年輕一代對生活對未來的信心。

一九九六年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出戰女子滑浪風帆項目，奪得本港歷來首面奧運金牌，令回歸前夕的社會氣氛為之一振，次年迎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二十五年之後，香港正在努力走出困局、重新出發展開「一國兩制」新歷程，張家朗和何詩蓓在東奧奪金摘銀，又將給香港帶來哪些啟示？

# 沉浸數字藝術



市井萬象

二〇二一亞洲數字藝術展現正於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展覽匯聚了來自七個國家和地區的六十餘位藝術家（藝術團隊）創作的五十餘件數字藝術作品。展期至八月三十一日。

新華社



# 柴灣道上話滄桑



HK人與事  
黃秀蓮

景物變遷，往往最觸動思緒，於是興懷感慨，回憶一點一滴從沙漏倒流回來。

近日聽聞柴灣道上那校舍，數年後會搬到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想起自己曾經有八年俯仰其中、奮鬥其間，那麼他朝路過，驚見故園湮沒，舊物難尋，真是情何以堪。想挖土機的鐵臂擎起巨砲，把俏立於山色，化雨於東邊的小小杏壇，一兜一兜挖走，空餘下頹垣敗瓦，坑坑窪窪，零零落落的鋼筋殘骸，與飛揚空中的混凝土碎屑……世上許多美好的，無可奈何地最終化為輕塵，隨風飄逝。

當然，我也明白拆遷有其理由，東區學童的確逐年減少，收生不足問題難以解決，唯嘆「無可奈何花落去」。風一吹，花落去，只願掌心把記憶的花瓣接住，讓花影在心底徘徊。

就業生涯如夢，已遠已渺，回望前塵，得到最多學習機會、最大信任、最真賞識者，應該是柴灣道上的歲月了。就業地點猶如人生版圖，版圖大小與成敗得失無關，但是如何開拓怎麼墾荒，便是就業史的斷章了。我從繁華勝極的尖沙咀出發，然後考入政府，先派到觀塘

半山之上，後來渡海至路斜坡陡的柴灣道，最後一站在東邊最東的將軍澳。四個工作地點，各有辦學理念，一間森嚴如修道院，餘者雖則同屬政府機構，卻因背景、時勢、地理環境與主事者作風，風貌各殊。

人與地，一樣講緣分，有緣之時，路自然就是攤開了的地圖，還畫上箭嘴，讓人輕而易舉便踏上康莊前路，路上好風相伴好景相迎。一九九九年給派到柴灣道上，那時我已經搬到港島東了，離家極近處有小巴士，無跋涉之勞，享省時之惠，加上愛美，我居然常常踏著高跟鞋穿梭往還，可見陡路亦可欣然而行，善緣每在山重水復間出現。

65號小巴直往東區醫院，司機熟練，走到筲箕灣道盡頭，經過賽馬會診所，已是山麓了。登上坡度，一拐而上，就是柴灣道，即俗稱「長命斜」。顧名思義，這是一段長長的斜坡，交通最重安全，所以戲謔地改為好意頭的譯名，把登上斜坡之艱難，化為吉祥人生路能長長遠遠，傾斜卻安穩，寓意奇珍，不無鼓勵。「長命斜」上，共有三間學校，慈幼書院古雅地幽棲坡下，筲箕灣官立中學屹立坡頂，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簡稱筲東）處於其中。柴灣道上，弦歌不絕，上下課時段滿目盡是青青子衿，朝氣洋溢。其中堅毅不畏登山的，揹着背囊，攀上「長命斜」求學訪師。

筲東本名筲工，成立於一九六三年，正值香港亟需工商人才，工業中學雨後春筍般落成，於語文數學歷史地理之外，另有工科商科，讓莘莘學子有更多選擇。前路開闊，早期校友不少已在建築、機電、會計、時裝等有其貢獻。校友成就，是學校的成績表；校友孺慕母校的淺深，是學校的軟實力，這股力量濃厚而久長。後來香港經濟轉型，工業淡出舞台，乃易名為筲東。

校舍依山而建，背靠翠巒，擁綠偎黛，蔚然深秀，山色不絕，港島那脈青山鬱鬱蒼蒼，怎樣看也看不倦。而校園門外，竹葉蕭湘，宮粉羊蹄甲嬌媚，印度橡樹昂偉，連小草也飄送芳香，八個年頭我都踏着清芬，步入晨曦。

最醉人耳目是豪雨過後，山林嶺上，雨聚水積，沿石罅下，瀑布忽而天降，白練湧出，奔流直下，淋漓瀉瀉。山的這端飛瀑，驚詫未休，原來那端也有瀑流，瀑布二三，沖岩激

石，汨汨潺潺。更兼雨後山嵐未散，煙氣瀰漫，於是山石為底，霧氣為托，縹緲縹渺，瀑布在背景下映襯，簡直是仙降凡塵！仙蹤乍現，一兩天即逝去，不留痕跡。

柴灣道位居市塵，每在滂沱大雨漸去，課室之外，竟有瀑布縱奔，確實不可思議。所謂「地靈人傑」，在紅塵而得寧靜，居鬧市而滌蕩心目，此地宜讀書宜學習宜涵泳，宜向師長請益，宜與同窗切磋琢磨。

期間我主力負責出版，把家長通訊內容深之廣之，喜聞至今仍保留這形式。我擔任校董會秘書，對各方面支援頗能體會。王桂強校長、劉梁錦美副校長的扶助，我一生感銘。校董會葉晉翠副主席之領導力親和力，如春風拂暖。早期校友對母校的關顧如水銀瀉地，令人感動。同時全校的普通話都由我一人任教，那時期所有學生都教了，時隔多年，師生偶遇，學生仍會用普通話和我交談，恍惚四聲抑揚，啾兒歌繞口令的時光就在眼前。

他日故園土崩瓦解，灰飛煙滅，難免傷感。然而，曾經相遇相知，彼此砥礪，也不負柴灣道上茂林修竹裏的相逢了。